一八一：「你害了她」

張基被提堂時，對教唆他人嚴重傷害杜康妮身體而引致她死亡的控罪不予承認，他在接受控方律師盤問時稱：

「我只是託大佬高去教訓一下杜康妮，並沒有要他們殺死她。我與她並沒有什麼大冤大仇。」

「既然你與她無冤無仇，爲什麼要請人去教訓她呢？你的背後另有主使人，是不是？」控方律師問。

「不是。沒人主使我。」

「那麼，你爲什麼要教訓她？」

「事情很簡單，她收了我的錢，但服務却不令我滿意。」

張基說。

「爲什麼不滿意？」

「她的態度差。」張基說，「她看不起我，在言語間侮辱了我。她是一個舞小姐，只要她收了我的錢，就必須好好地服侍我，不應該對我不敬。」

但是，不管張基的故事編得怎樣好，還是洗脫不了罪名。最後，法庭裁定他罪名成立，判入獄一年。他就這樣做了馮泰永的代罪羔羊。

杜康妮案子審結的這一天，鄭志鵬照樣陪康妮母親來聽審。殺死杜康妮的兇手終於判了監，康妮母親和鄭志鵬心裡也寬慰了些。

「可是，一切都太遲了！」康妮母親搖頭嘆息。「不論怎樣，康妮的死是什麼都補償不回來的。」

走出法庭時，康妮母親却和前夫談了頭。

他們互相對望了片刻，誰也沒有開腔，臉上沒有表情。

「杜世伯。」鄭志鵬和他打招呼。

「唔。」他點點頭。然後，他終於忍不住對妻抱怨起來：

「當初，你要我把康妮留給你照顧，可是你看……你完全害了她！」

一八一：任由凌辱

次日，阿占入別墅，了酒，笑曰：「條鬼個一小時後，刁那星又出現在仁義堂別墅內。

牧者馬上畀手足黑布幪頭，紮在老虎櫈上，任由刁那星凌辱。

牧者一邊咆咆聲，一邊破口大罵。

阿占發仔阿芒三人，在鄰室照妖鏡袁觀戰。

發仔曰：「刁那星眞好多。老虎倫話不如叫刁那星或者馬輪星去炮製佢。」

阿占曰：「冇也用，如果搞到佢上癮，豈不是益佢？」

發仔曰：「咁又不然，或者砌到佢怕呢！」

阿占一聽，亦有道理，於是決定找刁那星對付條鬼，打電話到大廈看更處找刁那星，問佢有冇興趣再搞下條鬼。

刁那星曰：「好呀，幾時來接我？」

阿占曰：「你幾時放工？」

刁那星當日下午六時放工，阿占派發仔車佢到別墅，叫手足開飯，等佢晚餐之後，再去開戰。

刁那星食飽飯，又飲發仔曰：「咁係奚，不如又益下馬輪星。」

阿占曰：「佢兩兄弟打孖？」

發仔曰：「佢鹿尐D嘢。」

阿占曰：「話兩兄弟嘅來歷，阿占曰：「爺爺，咱們可有什麼藥麼？」

余顧南幾乎笑出聲來，忙又忍住，臉上神態十分難看。

阿芒不知馬輪星兩兄弟的來歷，阿占曰：「聽師傅講，佢哋以前當差者也。」

余顧南身子一歪，向她倒去，小菊連忙伸手扶住他。

阿芒曰：「條鬼可能頂唔順。」

阿占曰：「畀佢休息一晚，明晚馬輪星砌佢。」

余顧南幾乎跺足。「爺爺，你看他痛得哭笑連分，快想辦法？只急得雙掌用力亂搓。

余顧南道：「先扶我去茅厠！」

小菊一時情急，沒想到男女之別，去到一叢沒膝的野草後，南幾乎跌倒，小菊轉身便跑，余顧南蹲在草後，幾乎笑破了肚皮！

忽然遠處塵頭揚起，一陣馬蹄聲傳來，由東向西馳來四五騎人，馬上騎客竟然全都是女的！余顧南心頭奇怪，目不轉睛地瞪着，忽又發現中間那人竟然是方菱！

余顧南幾乎跳了起來，驀地心頭一動，忖道：「媽婦兒怎會跟她們在一起？」再望一下，其他四人年紀都只比方菱稍大，當下仍躲在野草後偷窺。

眨眼那五騎人馬已至麵檔前，忽然最前面的那位紅衣姑娘，把馬勒住，回頭道：「就在這裡歇歇吧！」剎那間，後面的姑娘也都把馬拉停，先後跳落地。

方菱哈腰上前招呼：「姑娘們吃麵？」

紅衣姑娘冷哼一聲：「廢話，這裡不吃麵，還有什麼好吃？姑奶奶要吃山珍海錯，你們有麼？」

小菊忍不住道：「就在這裡歇歇吧！」

山珍海錯咱們雖然沒有，也不止賣麵，還有……」

「有什麼就給什麼，姑奶奶不會短你們一文錢！」紅衣姑娘見那僅有一張桌子上面放着半碗麵，不悅地道：「怎還不把這些髒貨收起來？」（三九九）

一八一：「心之人」

天鈎搖主播
鳳凰圖

姬娜的住宅四面是園子，只一層四邊有廊子，而且是反面作前廳，場地很大。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廚，很健壯能幹的樣子，向王治功行禮，用巴黎土話向他致敬，姬娜翻譯說：

「歡迎少爺，我是姬娜姑娘的姨母，她是我胞姊的女兒——我希望她能尋訪到一位好男友，你們年齡好，不可浪費了青春！」這種見面話很是新奇，說完她以面龐親了王治功說：「孩子，我很喜歡你。不要去外面的館子吃飯，我作的法國菜，總統夫人也說好吃呢。」這令王治功很歡喜，對姬娜道：「很溫暖，我羨慕你——她招扶你，我放心！」姬娜講給姨母聽，她大笑道：「先給你燒巴塞隆那的西班牙咖啡。」她去了廚房，姬娜帶他看了大客廳，四壁都是姬娜作模特兒的畫像，和四五十盆吐香的玫瑰和健蘭。有她父母的畫像，姬娜至此，才坦然告訴他：「母親是在皇帝情婦的後裔，我是法國同意大利雙方的血統。而且你想不到，父親是國會中，代表科西加的議員，只生了我和一個現在十五歲的弟弟，這孩子住在陸軍初級學堂，習陸軍。」

後來在喝咖啡時，才知她母親是有名的高音歌劇家，現在不到三十八歲，還在皇家——今稱國立歌劇院作四大主唱之一，兼教音樂學院。她說：「因爲生了這個體型，便作了職業模特兒。」她爽快地笑了，又說：

「清水很愛你，我不想她有同性戀的習慣——她很嬌嫩、很美，當然可愛。你喜歡我這房屋？這是母親的嫁妝之一。他日同你出城，在河邊還有座大別墅，園子有碼頭，須乘船才到得，現在空着，我可以同你去小住。春夏最好，現在由老僕人看守着。」

在午飯前，她領他上樓，看了臥房、書房，和整個墻是一面鏡子的練習室兼畫室——「爲了看自己的姿態作練習。」她挽了王治功在臥室大沙發上溫存——「我急於要同你住，愛你！」隨又驚又喜地在他耳邊說：「清水畫的雄姿，眞是大胆之作，我斷定：這次清水必獲頭二名獎。」

她們下樓午飯，由於王治功的提議，兩人帶了簡單的提包，登上了巴黎開向東邊的一小時的青松鎮——就是瑪麗露易絲皇后偕同太子羅馬王逃出巴黎的駐地。在夜光之下，兩個上了頭等車廂——「蜜月，可好？姨母說，青春最可貴，不要浪費！」王治功摟緊了她問：「你決定先於清水？」

一八一：翼比飛雙情有車夜

天堂夢斷

明司-文　昼家-裕

人壁雙一是你與

李薇答應。

明大早晨，李薇把梁雯的支票解入銀行，那天晴朗，已有春天的氣息了，她買報回家，注意徵請的廣告，自己的條件都不合。後來到了客廳中，電話鈴響，去接是自己的丈夫林太的，她去叩了中房門請林太聽電話，對方致謝披着晨襟出來，電話通了三分鐘後收線，坐在李薇身畔道：

「小姐要借三萬元，我答應她了。」

「三萬元之多？」李薇有些驚奇。

「不算多，以她的地位，可借十萬，當然是公司借與她，公司怕她跳槽呢！陳雲裳很美，吃虧在矮，像你李小姐般高是十全十美了，不過，香港矮男人多，小姐五呎二吋高不算有缺點，許多矮男人喜歡高頭大馬。」

「我是高頭大馬了？」李薇出口後，自知失言。

「李小姐是十全十美的。」林太笑得很邊了：「我們那邊的皇牌香香也不能與你比，我眞混帳，不應該把歡場女兒來比你的。」

「我不算高，上海的時裝模特兒更高呢。」

「她們來過香港，我們那邊的客人十分之六不及她們高，即使她們不穿高跟鞋，李小姐……」

「怎樣？」

「我很混帳，忽然想起黃先生來，他眞是高大威猛，與你是一對璧人。不過，來日方長，白馬王子香港也有，緣份嘛，我做媒妁生，也要報稅呢！小姐也報。」（一八一）

「在旅行社？」李薇插口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希望到股票公司工作。」李薇在她身邊坐下。

「李小姐：股票公司是投機機構，祇比日本式夜總會易勝一籌而已。職業無分貴賤，在香港祇要是合法的職業，即非下賤的文妓，她嫁了一位少東，這個少東有六呎二呢！」

「林先生也高。」

「林先生自外走進來，向李薇點點頭，又向他老婆招了手，她隨他進房了，李薇下樓去買些東西，一刻鐘後回來。林太正掛了電話對她說：

「人是要找工作的，我的先生也太無聊，他即將有工作。」

風語蜂倫繆

趁早吸啦！

擴大禁烟區例年底完成。
自由時間還有兩個多月。

吸毒繼承者

年青人食丸仔仍有微升。
這是未來吸毒者的繼承人。

後果不同

股市一日瀉逾千點。
如升一千點很多人受得起。

現代江湖實錄之八　修羅門

田長歌

開心

五四四：又想出現左右

就這樣，他們三個之間，彼此有着不同但又互相聯繫的想法，維持着不同而又十分特別、異乎常人的關係。

在風景區，此刻的羅拔，正用心攝景，準備和朱迪拍攝能引起美好回憶的風景照片，在昨日，他知道雖然已拍過照，但那只是一個軀殼而已，實在沒有多大意義的。

擺放好相機，並按下自動拍照掣，羅拔親暱地擁着朱迪在擺甫士，突然覺得自己身旁像多了一個人，在擠迫着自己。

他想了一下，馬上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，便嘻笑道：「旁邊的老兄，若然不想我拍照，開聲得這又何必呢？今日是他陪我嘛。」

「我只是好奇，在旁邊觀看而已。」亨利小聲對她說，「絕不會妨碍你們拍照的。」

「他怎樣說？」羅拔問朱迪，「相機就快動快門了，頂多還有十秒！」

「放心，他說不會妨碍我們的。」她答。

果然，羅拔很快就感到輕鬆了，因爲剛才感到那無形的「壓迫感」已消失了。

很快，相機快門動了，照片拍完。

「多謝你。」羅拔下意識地說，「你果然夠大方，明天我會將機會還給你的！」

了；若然給我機會，就請讓開。」

朱迪馬上領會他的意思，只好代他求情了：「亨利，

陰陽之間

華畫

二八：患了性病看醫生

阿珍只好把這件事情告訴陳光，陳光要她馬上去看醫生。陳光把醫生姓名、地址告訴阿珍，並說：「你看完醫生之後，不用付錢，一律由公司結賬。」

阿珍出來做應召女郎，前前後後，共有十天，若從她第一天出來做開始計起，前後已經半個多月，因爲她一週之中，週末及週日是不出來的，而其中有兩天去了外家逃避，計起上來，便有半月之久。這還是第一次染上性病。她對性病一無所知，自然十分驚恐。

她的身體一向都很健康，平日甚少病痛，縱然偶然會患上傷風感冒，但只要吃上幾粒銀翹解毒片，就會痊癒，根本不用看醫生。至於性病，她就更加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

依着地址，去了那間醫務所，掛了號。阿珍找了一張沙發坐下來，等候診病，這才四圍張望。

突然，她發覺有一個熟人，就是波波。難怪幾天也見不到她，原來她也病了。阿珍便向波波點點頭，打個招呼。

波波却向阿珍走了過來，在她旁邊的空位上坐下，說道：「天哪，你也上當了？」

阿珍不好意思地點點頭。

「我是給阿雄那個短命鬼害的，你是不是他？」

「不，我不是他。」

「哦，那是被人客害的了。那一個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是那一個。」

「你是度假邨的職工？」珠榮問。

「對。」

「竟替別人搶公司的生意！」

珠榮煞眉正義般。

青年人訕訕說：「只不過是鄉親搞的，我多口向你們介紹。算了！兩位就當廢話吧！」

一直沒有插嘴的媛媛，把青年的每一句話都聽進心裡。她對此發生興趣。當然，她並非爲那幾些山村菜式、海鮮和水菓，不，她是爲那幾家村屋。

她此次不是爲尋根而來嗎？

後山的幾家村屋和村人，可能提供一些線索。當珠榮要踏沙而行時，她留下，很有興趣問青年人：「去那幾家村屋，不遠嗎？」

「不遠，沿小路走一個山坡，再往下走，便是啦！」青年說。

港海辛　外桃源

二五：山那邊有人家

並沒游泳。刘落一小時多舢舨，她們都覺得有點餓，便把小艇划回出租處，交回那管理員——一個穿藍毛巾恤、穿短褲的壯碩青年。

青年把舢舨拴好，收回珠榮的塑膠編號牌子，警視他們一下，說：

「兩位想嘗嘗大嶼山的眞正海鮮和青菜、樹上熟的木瓜嗎？」

媛媛和珠榮互望，有點費解。

珠榮說：「你是說——」

壯碩青年指了指灣頭一條迂迴小山路，說：

「從這山路走，攀過山坡，那裡有幾家村屋，第一家有招牌叫合記的，他們專門供應遊客從海裡打回來的海鮮，還有自養的山村鷄，自種的青菜、木瓜、菠蘿！」

珠榮淡淡地說：「度假邨裡不是有西餐、中餐菜部嗎？」

青年說：「山村合記的海鮮由橫跨十一個時區減至五個。

十進制計時制度，還將使工業化國家，進一步縮短勞動日的工作時間，由八小時減到七點二小時，再減去中午飯時間，等於每天減少了百份之二十三的工作時間。

儘管新的計時制度似乎勢在必行，但眞要實施，恐怕並非易事。也許得藉助各國鐵鋏生產商的力量，來產生新的計時制度。一旦計時方法改變，全世界數十億人，大量計時場所的鐘錶均要更換。如此龐大的市場需求，眞可稱得上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。（柳生、新八八八五二）

債台

方王

十四：護花使者

那老頭吃驚地道：「小哥，你覺得怎樣……咱們怎會在麵內下毒？也許你今早吃了什麼不潔的食物……」

小菊更驚，「喂喂……你瘋會……死吧？

「余顧南身子一歪，向她倒去，小菊連忙伸手扶住他。

「爺爺，咱們可有什麼藥麼？」

余顧南幾乎笑出聲來，忙又忍住，臉上神態十分難看。

小菊急得直跺足。「爺爺，你看他痛得哭笑連分，快想辦法！」那老頭那有什麼辦法？只急得雙掌用力亂搓。

余顧南道：「先扶我去茅厠！」

小菊一時情急，沒想到男女之別，去到一叢沒膝的野草後

這裡沒有茅厠，你……你就在這裡……」她驀地鬆手，余顧南幾乎跌了起來，驀地心頭一動，忖道：「媽婦兒怎會跟她們在一起？」再望一下，其他四人年紀都只比方菱稍大，當下仍躲在野草後偷窺。

眨眼那五騎人馬已至麵檔前，忽然最前面的那位紅衣姑娘，把馬勒住，回頭道：「就在這裡歇歇吧！」剎那間，後面的姑娘也都把馬拉停，先後跳落地。

方菱哈腰上前招呼：「姑娘們吃麵？」

紅衣姑娘冷哼一聲：「廢話，這裡不吃麵，還有什麼好吃？姑奶奶要吃山珍海錯，你們有麼？」

小菊忍不住